

厅堂里的晨练时光

■林世铨

晨起锻炼,于我而言,早已是刻进骨子里的习惯,最常做的便是散步。尤其前些年参加万步走活动,日日有步数指标卡着,便再不是单纯为了健身那般随性。管它雨天风天,冷天热天,脚步都断不得。遇上瓢泼大雨,出不了门,就逼着自己在厅堂里转圈。春夏时节,赤着脚踩在地板上,触感凉丝丝的,很舒服;秋冬天冷,便换上袜子,软乎乎的,也不扰人。

前阵子瞧见业主群里的一场争论,更觉这份自觉的可贵。甲室业主气呼呼地控诉,说楼上孩子在家滑轮滑,声响震天,一两年了屡劝不改,连夜里十一点多都不消停,恳请对方多点公德心。还有邻居跟着附和,吐槽这动静不分昼夜实在扰人。物业很快出来回应,说已安排人去劝导。

没过多久,乙室业主终于露面,先说了抱歉,话锋却一转,称晚上十一点多的敲门声有五六次,真正是自家孩子闹腾的只有两次,还委屈道,晚上八点正是孩子活动的时段,总不能连这点自由都没有。又说白天十二点到两点都让孩子停了,还提及六楼阿姨家外甥女小时候也这般,自己从没计较过。

看着群里你来我往的争执,我暗自庆幸自家的晨练从不会扰了旁人。都说汉语词汇丰富,形容一个人随性不顾及他人,能找出“目中无人”“旁若无人”“如人无人之境”好些词。而我活了六十多年,心里始终揣着别人,从不敢由着性子来。

这事说起来似乎和“慎独”沾点边,虽谈不上那么高的境界,但至少,我从来不敢做那目中无人的事,为人着想,本就是该有的分寸。

娃子那年寒假来家,日日看我清晨在厅堂里踱来踱去,忍不住好奇:“爷,你咋不穿鞋呀?”我笑着回他:“穿着袜子呢,没声没息的。我锻炼我的,不耽误别人睡觉,咱是文明人嘛!”

总有人说,在家嘛,自家地盘,想干啥干啥。我却不敢,也不愿。好歹是个读书人,“知书达理”这四个字,可不是白念的。守着这份分寸,做好自己,心里才踏实。

不过,也有过两次让我耿耿于怀的误会。都是正午一点左右,正是家家户户午休的时辰,门铃突然被摁得震天响。我慌慌张张披衣开门,撞见门口的保安,问明来意,对方一脸严肃:“午间不能装修,楼下投诉你们家敲敲打打,吵得人没法休息!”

我听得哭笑不得,忙摆手:“你们这一摁门铃,才是真吵着我休息了!我们全家都在午睡,哪来的装修声?”说着,便请保安进门瞧瞧,屋里桌椅整齐,哪有半点施工的痕迹。

保安进屋转了一圈,满脸歉意,又转身去摁楼上人家的门铃。后来才知道,是远处的大工地在施工,动静传过来,让楼下邻居闹了乌龙。

一场虚惊,倒也让我更笃定,凡事多替别人着想,守好自己的分寸,日子才能过得安稳舒心。这厅堂里的晨练时光,不疾不徐,不惊不扰,也算是一桩小小的乐事了。



名片新读

(视觉中国)

■万江海

打开抽屉,里面存有几本旧名片簿子,我已经好多年没有交流名片了。一个是时代变了,电子化已全覆盖;另一个是岗位变了,不必再频繁使用名片。

这些旧名片大多是十年前的,我本想处理掉,而当打开这些簿子时,却如同打开尘封的记忆,并被深深吸引住,结果花了个把钟头阅读。

用“阅读”一词,再准确不过了。旧名片上的那些人就像是电影的镜头呈现在我的面前,而背后的故事也会随之跃出纸面。旧名片再现的时代痕迹,足以使人浮想联翩,回忆起通信地址、联系方式的沿革,乃至城市的变迁,以及当事人职务与工作单位的变动。

翻看这些旧名片,上面的人我不可能都能记起,或者记忆已经变得模糊。但交流的往事却会像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,一件件、一段段、一点点,哪怕再久,都会历历在目。就像发生在昨天,旧名片是打开记忆的钥匙。

每一张名片,都能激发我探究的好奇。仍然熟知的,名片记录了他走过的轨迹。已失去联系的,现在会是怎样?退休了吗?或者已有更大的发展。有过一面之交者,也能记起在什么样的场合、什么时间相遇的。回味无穷,意犹未尽。

当然,交换过名片不代表你们之间熟知,也许过后就完全陌生。但曾经的时空交错,曾经的合作或交流,才是重点,再短暂,再急促,都有值得珍惜的记忆。

交换名片出过的一次洋相,我至今记忆犹新,时时与人调侃。20年前与同系统的省级公司领导一道去拜访高速公路总指挥,洽谈一个我一直在跟踪的大项目,因为名片

都是统一标识,我慌乱中错把领导的名片递给客户,结果,其尴尬可想而知,既难堪又好笑。

我的第一张名片还是公司领导特许制作的,以适应涉外业务工作的需要,其他岗位还没有。而名片的应用在国内正悄然兴起,兴起于来料加工企业、三资企业。我当年收到的名片,也多来自港口或涉外部门的相关工作人员,以及进出口企业的经营者,深深印刻着那个时期工作学习乃至生活的点点滴滴。

一张名片的信息量不能说很全面,却能让人快速地了解对方,不用花时间作自我介绍,避免自我介绍所不能准确表达的缺陷。名片还能保存并备查,是社交及商业活动的重要媒介。

随后,名片在全社会得到广泛应用,不再局限于商业活动和交流。制作也越来越精美,有平面的,更有立体的,甚至烫金的;有单页的,更有折页的;有只印单一职务的,更有罗列众多头衔的。

与此同时,名片难逃沦为名利和虚荣的工具,并成了营销和推广的手段。总之,名片泛滥了,逐渐不被珍惜了,甚至被随意放置和丢弃。智能化普及的今天,名片已被微信及电子名片取代,很少再作为交流的必备工具。

许久没再收到名片,但手机微信朋友圈却一点不比以前少,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曾几何时,交流的重点也从业务逐步向诗书画文转移,而交流的核心也变成分享,分享思想,分享文字,分享书法艺术。

旧名片,尤其是十几年前的那些,我决定继续保留,就像保留老照片一样,保留曾经的记忆,保留陈年旧事。重点不在人,在于时代,在于时代留下的轨迹。旧名片,不求相互还能记起,但求我还能记得,记得曾经的交流和合作。

时间

■刘春耀

写下它只需两秒,认识它却需要一生。小时候,觉得时间再寻常不过,寻常到有时候竟盼望着它早点过去,好早点放学,早点放假,早点等到可以吃喝玩乐的日子……那时候总感觉长大这两个字好神奇,好令人期待。长辈们常说,等你们长大就懂了,等你们长大就能做了,要是你们长大就好了……于是我们整天盼望着,时间也很快遂了我们的愿。等到长大之后才发现,其实最好的还是童年,只是当时我们不懂,等懂了,却已不是当时。

与时间并驾齐驱的是年龄,它随着时间的流逝噌噌地往上涨。涨到一定的程度,我们越来越希望它能慢一点,再慢一点,最好静止,甚至倒流。许多人开始与时间赛跑,恨不能抢先一个身位,恨不得一秒切割成好多份。赫胥黎说:“时间最不偏私,给任何人都是二十四小时;时间也最偏私,给任何人都不是二十四小时。”同样的时间,不同人,不同态度,不同效率,所能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。但是不管怎样的速度,都无法阻止时间匆匆的脚步,都无法改变时间给身体留下的深深浅浅的印记,都得在身体、能力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。我们只能在人生的某一阶段,甚至只能是某一时刻跟时间较劲,并在某种意义上跑赢了它,比如最后一班车的及时赶上,稻谷的及时播种、收割,患者的及时抢救、康复,灾难的及时发现、控制……或许,我们从来没跑赢过时间,只是有时候刚好赶上了它的步伐。它的流逝是不知疲惫的,我们最终只能望尘莫及。

时间没有留下任何脚印,甚至一点声音也没有,它来匆匆去也匆匆,不会为谁停留。比长大更可怕的是衰老,有一天我们终将老去,我们已经正在老去。于是许多人开始恐惧,包括不可一世的帝王。小时候看《西游记》,说“天上一天,人间一年”,我感到非常纳闷,这样的天堂有什么好的,我们的一生都换不到三个月的神仙时间,一不小心被赶回来便已是“到乡翻似烂柯人”,只能“物是人非事事休,未语泪先流”。

在光阴的故事里,绝大多数人都化作了尘埃,什么都没留下,或许人生有如尘埃扬起又落定。于是许多人很不甘心,希望通过立言立德立功等方式来延长生命的长度,然而做到的人寥寥无几,大部分人还是在时间长河里被湮没了,最多只能在族谱里找到一个瘦骨嶙峋的名字,语焉不详。

然而,毕竟我们在历史长河的某一段时间段出现过。笑过,哭过;爱过,恨过;奋斗过,做梦过……对于我们来说,已经足够了。或许生命只是一个过程,不在于结果;时间也是如此,它匆匆赶路,不问来处,不问归途。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